作曲家系列專題｜一屆大賽，三種美學，無限的國樂想望：專訪2024「TCO國際作曲大賽」得獎者劉德奕、葉瀟陽、卓綺柔

文 / 顏采騰
圖 / 臺北市立國樂團

「TCO 國際作曲大賽」首獎得主劉德奕，於決賽音樂會留影

2024年「TCO國際作曲大賽」方於4月底圓滿落幕，在海內外好手的激烈競爭之中，三位作曲新秀脫穎而出，成爲樂壇的矚目新星：劉德奕《樂園鳥》榮獲大獎，葉瀟陽《戲神》獲得第二名，卓綺柔《夜路》獲第三名。在耀眼的大獎光環之下，令人好奇的是：他們三人是如何踏上「國樂創作」這條特別的道路？他們各自的得獎作品，有著什麼樣的創作背景、藝術理念或願景？身爲新世代的創作者，他們對國樂懷抱著怎樣的想像、期許與使命？

從以上的提問出發，本文訪問劉德奕、葉瀟陽、卓綺柔三位得獎者，請他們分享有關自身以及創作的一切珍貴點滴。

劉德奕：用音樂寫日記，以創作回應內心疑問

在大賽的三位得獎者中，劉德奕可說是學習背景最「國樂人」的一位。不過，他的習樂歷程以及創作概念，卻也穿插著許多特別之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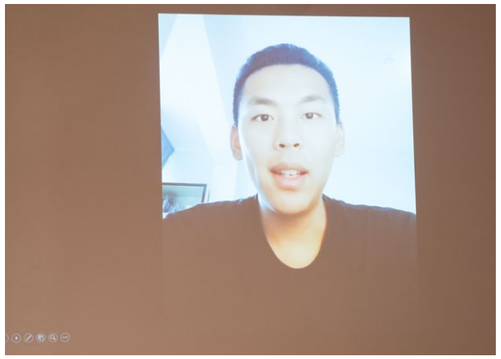
劉德奕現就讀國立臺灣藝術大學中國音樂學系3年級，主修嗩吶，副修作曲。他從小學開始學習嗩吶，過程中漸漸發現自己對於作曲的興趣：「國中開始，我就自己試著寫起了旋律，也開始請教當時的鋼琴老師（林姵君）基本的寫作問題。從那時起，上課就多了『你寫旋律，我配伴奏』的遊戲，變得很有趣。」稍有基礎後，他更積極自發地學習作曲，透過網路學習樂理以及作曲技巧。其中，官大爲的YouTube頻道「NiceChord好和弦」對他啓發甚多，「高中的時候，我就鼓起勇氣去跟官老師上課，於是學到了更多的爵士和弦、電腦編曲以及鋼琴技巧。」

劉德奕的得獎作品《樂園鳥》取材自中國詩人戴望舒的同名詩作，以樂音寫景寫情，生動描繪各類鳥類姿態、鳥兒的旅程與心境、樂園的昔日美好與今日荒蕪等等。在風格上，他在作品中刻意且廣泛運用了各類不同技法：「這首作品裡有現代的音色、複調、聲響技法，有爵士和弦也有電影配樂式的元素，並根據我安排的段落，以適合表達的方式運用。」，這些多重元素乍看之下是炫技之舉，事實上則是劉德奕給自己的挑戰，也更是對於內心疑問的自我回答。他說：「創作《樂園鳥》時，我試著解答心裡非常多的問題。最大的問題是，我是否一定要參考、依循某個單一時期或樂派的寫作技巧？在這個網路發達的時代，我想要把各種時代風格都融入樂曲，而且要讓一般民眾以及學院人士都能接受。」，這封對自己下的戰帖，最後讓他征服了作曲大賽，也超越了自己。

縱覽劉德奕的各個創作，如《六道組曲第一樂章：天》取材佛教六道輪迴、《阿芙蘿黛蒂傳》刻畫希臘性愛女神、《月食》描繪奇異自然現象等等，大多帶有神話或是神秘的色彩。不過，對於劉德奕來說，創作其實是一件釐清自我、紀錄心情的私密行爲。「除了傳說故事，我的作品也紀錄目前的生活狀態或是對於社會現象的觀察，像是用音符寫感想或是日記。之所以寫下《樂園鳥》，也是覺得非常符合我當下的心情，也是我身邊的人都會遇到的境遇。」
雖然在「國樂作曲」的大賽中奪下大獎，但在劉德奕眼中，其實音樂創作無國界、更無樂種的界線：「無論是西洋樂器或是國樂器，對我來說都僅是一種創作的工具或媒材。在適合的情況下使用我認爲適合的樂器，並無好壞對錯之分。」他也認爲，所謂的「現代國樂」發展時間尚不長，在創作技法、樂器性能上都在持續改良研發中，需要更多人的努力投入。他虛心地表示，「自己僅僅只是一枚推動當代國樂發展的渺小齒輪，希望能逐漸成長並受到大眾認可，藉此拋磚引玉，讓更多人投入、學習、支持國樂。」

葉瀟陽：轉化民俗材料，讓民樂走向普世音樂

相對於一路學習國樂的劉德奕，來自中國湖北宜昌的葉瀟陽則受西樂啓蒙，而後才踏上了民樂／國樂（註：本段以下統稱民樂）的創作之路。也許是基於這樣跨樂種的學習經歷，他對於民樂的現狀、潛能與未來，有著更廣且深的見解。



「TCO 國際作曲大賽」第二名得主葉瀟陽，透過網路視訊參與決賽音樂會

葉瀟陽的音樂啓蒙，來自小學的薩克斯風社團課，初中時則加入學校交響樂團吹奏低音號（Tuba）。豐富的管弦樂音，成爲了他投入音樂創作的契機：「因爲大號（註：即低音號）在樂隊裡的休息時間比較多，所以可以沉浸式地聽音樂，於是漸漸對作曲有了興趣，並最終選擇走向作曲這條路。」後來，他分別向龔華華、趙澤明、錢仁平等老師系統性地學習作曲，並成功考取上海音樂學院，攻讀民族音樂作曲方向。他說明：「之所以最後選擇民樂作曲，是因爲我的導師蘇瀟教授創作活躍在民樂創作界，之前追隨的老師們也在民樂創作上有著極高的建樹。受到老師們的影響，所以我也對民樂有了興趣。」

相對於其他兩首得獎作品，葉瀟陽的《戲神》是民俗與宗教色彩特別濃厚的一首樂曲。該曲以泉漳廈潮及臺灣盛行的「嘉禮戲」（傀儡戲）爲題，描繪人、鬼、神三股勢力較勁的一幅神幻情境。乍聽之下，該曲似乎單純擬仿民俗色彩，其實內部有著葉瀟陽豐富的嘗試精神與手法操作：

《戲神》的核心精神之一，是對於民俗材料的取經與重組。葉瀟陽自述，他參考了嘉禮戲傳統中自由銜接元素的特色，不同的曲牌、戲曲素材以及道教音樂，將其打散重組爲混合的民俗樂風；技法上，該曲最大的特色在於「支聲複調」（Heterophony）的使用。他表示：「支聲手法是傳統民樂當中最常用的手法，甚至可以說所有的民樂合奏都是支聲的。」而在《戲神》中，支聲技法「模仿了民間堂會、科儀裡嗩吶群演奏的『亂感』，也就是民間樂師吹奏時的音高參差或旋律不統一」，將生動的民俗情景予以重現並（再）美學化。

葉瀟陽進一步指出，在這次大賽中，他最主要的嘗試是兼顧「學術性」以及「可聽性」兩個截然不同的面向。在學術性上，他探索支聲複音的可能性，並試著重構聲部而讓每個樂器獲得平等地位，豐富了樂隊的音色層次。在可聽性上，他則避免使用當代作曲手法（支聲複音、多調性對他來說並不當代），「因爲比賽是以公演的形式舉辦的；一旦有了觀眾，比賽的審美一定會向觀眾傾斜。」於是，那既民俗親近又新穎實驗的《戲神》，便這麼誕生了。

從西樂走入民樂的經歷，讓葉瀟陽以全然不同的眼光看待二者。他表示：「我有一個暴論，音樂是不太適合分爲所謂『民樂』和『西洋樂』的，從器樂的角度來看，它們都是樂器，只是音色不同，僅此而已！」他舉例，小提琴演奏《梁祝》那便是民樂，二胡拉柴可夫斯基的《D大調小提琴協奏曲》即是西樂，兩者僅僅是習慣的形象與技法不同而已。也因此，葉瀟陽在創作上從未自我設限，「無論是民樂還是西洋樂還是混合編制，都只是手段而非宗旨」，並根據不同需求來安排處理。

葉瀟陽期盼，民樂應該超越文化的藩籬，成爲和西樂一樣的普世性樂器。「民樂相比於別的樂種，它只是音色上的差異，而不是文化上的差異，因爲它本源就是超越文化的。」在這個願景下，他期許自己成爲推動改革的助力之一。她說：「我目前最迫切的願望，就是讓更多人聽到和看到民樂的變化，而且讓觀眾知道，民樂沒有包袱，沒有承負，他是自由而且多樣的。」

「TCO 國際作曲大賽」第三名得主卓綺柔，於決賽音樂會留影

卓綺柔：鍾愛老電影，音樂跨種又跨界

卓綺柔在大賽一舉奪下第三名、TCO團員特別獎和最佳人氣獎，是本屆的人氣女王。她能同時獲得評審、團員及觀眾青睞，這其實並非偶然，而是她大膽嘗試少見風格、跳脫國樂舊有框架的成果。

卓綺柔現爲全職的跨域音樂創作者，創作範圍包含電影配樂、劇場配樂、動畫音樂、國樂等等，乍看之下並非國樂的「圈內人」；其實，國樂是她求學歷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份。她自述：「我從考進臺中光復國小音樂班開始就學習二胡，一路到高中都是二胡主修。一直到現在，如果優樂國樂團有年度演出，我也會回去幫忙。」而她和作曲的不解之緣則起於高中：「高中的杜雪芬老師建議我加修理論作曲，增加自己的技能；也大概在同一時期，我迷上了電影配樂，買了非常多喜歡的專輯。」於是，她毅然決然踏上作曲之路，大學期間投入西樂理論作曲與新媒體藝術，後於美國西雅圖電影學院（Seattle Film Institute）取得電影配樂碩士。

卓綺柔爲本屆大賽創作的《夜路》，可說是濃縮了她這些年來的豐富學養與藝術愛好。《夜路》描繪了夜半高速公路發生的恐怖故事，風格上仿擬好萊塢電影配樂，穿插蒙太奇手法，是本屆可聽性最高的作品之一。卓綺柔說明，她一開始只是想要挑戰國樂曲中較少見的風格，沒有太多比賽上的考量；因此，她在創作時盡情地放入了喜愛的元素，「完全是滿足自我妄想的作品！」她也分享，這首樂曲的故事腳本，啓發自她喜愛的許多老電影，「像是希區考克《迷魂記》、雷利史考特《銀翼殺手》、羅曼波蘭斯基《唐人街》、大衛林區《橡皮頭》等等，他們的美學風格都非常令人驚艷，也或多或少影響了我的創作風格。」

對於卓綺柔來說，創作就像是在空白畫布上作畫，而樂音則是要擴展出畫面與故事。她舉例，不同的音樂類型，對人們來說有著不同的象徵意涵或既定印象，「例如經文歌與聖詠會讓人聯想到神聖、垂憐、教會；聽到鑼鼓樂時則有廟會、婚喪喜慶、熱鬧等印象。」她進一步表示，「所有的樂器或音樂類型都是我的創作素材」，就像電影配樂中，世界上的不同樂種能各自表現出不同的時空背景、情緒與動態，不管是哪一種音樂，其目的都是要和聽眾的生命經驗有所連結，讓接受者產生聯想與共鳴。

回到國樂創作的面向，卓綺柔認爲，國樂目前還在發展與嘗試的階段，應該要更大膽地嘗試不同的可能性。一方面，如現今主流的「國樂交響化」、早期國樂的調式色彩與齊奏聲響等，這些既已成形的框架應該被挑戰並超越；另一方面，這些既存的傳統也不應被完全拋棄，而是要轉化爲創作的素材，更有機地穿梭、融合於全新創作之中。卓綺柔舉例，「前陣子受DJ DinPei邀約，與高雄市國樂團合作的《虛實之間 cybercity 2050》，就是大家一起突破國樂團架構的一次嘗試。我們盡量避開重複音域、現場收音及織度變化等方式，盡力讓整體平衡達到我們都喜歡的樣貌。」

近年，卓綺柔持續創作國樂樂曲，也不斷跨越疆域，在國樂與其他領域之間自由穿梭嘗試。「我並不敢說自己要開創怎麼樣的未來，但我希望能在接下來的創作中，能夠嘗試更多不一樣的想法與有趣的元素，並將自己想像中的風景，分享給大家。」